

## 青未了·城市部落

城市  
部落  
chengshibuluo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大学历史系毕业,媒体从业者,出版作品多种。

## 铁道文化之一

## 从台北到台北

在台湾坐火车环岛旅行,很使我很兴奋,从本期开始,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台铁的历史与独特创意,体味台湾铁道文化带给我们的新鲜感受。

台湾的铁路因其地理特点和产业分布,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环岛铁路,另一种是与产品相关的产业铁路。环岛铁路很好理解,就是环台湾岛一圈,而产业铁路则包括了全台湾农、林、牧、矿,如森林铁路、矿区铁路、港区铁路、糖业铁路等。随着入岛人数的不断增加,环岛铁路日趋繁忙,成为台湾旅游业的一大景象和卖点。产业铁路则因为产能的降低和生产转型,日渐萎缩,其基本功能也由过去的生产运输改为以铁道遗产保护为主要形式的观光、旅游。

无论是环岛铁路还是作为铁道遗产保留下来的产业铁路,都深刻着深深的台湾铁道历史,甚至是全台湾的历史与改变。英国人史蒂芬逊在1825年发明蒸汽机车,人类历史驶入快速发展的铁道时代。台湾铁路的倡修人和开创者是清代首任巡抚刘铭传,他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台北设立“台湾铁路总局”,同年基隆到台北的铁路开工建设。各种原因所致,到1893年,台湾的第一条铁路只完成了基隆到新竹的106公里就停工,并在基隆到新竹间开始运营。虽然没有完成预期建设目标,却是台湾铁路纵贯线的开始,此后的铁路建设就是以此为端点,不断往南延伸,1908年便通到了南部的高雄。

我乘坐火车环岛游的起点是台北,终点也是台北。这样一个圈子跑下来,能看的都看了,可去的地方也都到了。从起点回到起点,就从台北火车站说起吧。

台北火车站已经相当现代化了,被称为三铁共构的第五代车站。

在这里,既有时速达300公里的高铁,可在90分钟内直达高雄,也有被当地人叫做捷运的地铁或轻轨列车,还有普通列车,是台湾的铁路交通枢纽。第五代车站是指站房的存废,也包括车站功能的提升改造。1989年9月2日,第五代台北火车站建成使用,意想不到的是,只过了21天,本想保留下来的第四代台北火车站却被一把大火烧掉。第三

是1947年建成的,在使用了近40年后,于1986年3月拆除。往前数还有两代都是被日本人毁掉的。

铁道和铁道建筑的存废,在台湾是一件大事,关乎民意、舆论。以台北火车站为例,第三代和第四代站房被毁,至今还是舆论的焦点,常被搬出来痛骂一番。与这件事有关联的人,几乎被批得抬不起头来,不得不从民众的视线中消失。在台湾的相关史书中也能看到整个事件的过程以及评价,那种唏嘘哀叹、痛心疾首,溢于言表。

这是台湾人对铁路的感情所在。在台湾,像台北火车站这样被拆掉的,其实是一个个案,也是引起警醒的案例。为了保护铁道文化遗产,台湾民众付出很多心血。上世纪九十年

那一声悠远深厚的长鸣,那一通轰轰隆隆的震颤,其实就是历史,就是未来。



代商业大潮袭击台湾时,也出现了破坏铁道建筑、建设商业大厦的现象。民间人士便串通了许多社团,举办了一个“行过铁枝路,相逢火车头”的活动,通过全台火车站的串联,呼吁当局保留老火车站。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间活动,才使台湾大量的铁道文化遗存被保留下来,成为今天台湾铁道文化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铁路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最为平坦的一条坚实大道,火车开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文明与现代化。不管修建者最初的建设意愿是什么,其后的社会意义不可低估。为什么人们对铁路的感情深植脑海?是因为铁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引领了崭新的生活习惯。那一声悠远

深厚的长鸣,那一通轰轰隆隆的震颤,其实就是历史,就是未来。

火车一路南下又北上,我坐过高铁、普通列车,经过了纵贯线、南回线、北回线,甚至享受了老年优待票。满眼皆是铁道文化创意园与保留下来的铁道建筑,给人很多安慰和遐想。我老家的村子原来也有一条铁路通过,有一个每天只停两趟旅客列车的小火车站,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废除。与之相隔六公里的坊子火车站,虽然保留下且还在使用,但很多建筑正在破败不堪中倒塌。每天都有人流连其中,却无法挽救这个百年老站行将消失的命运。我们能把坊子火车站保护好留给后人吗?我也不知道该把这样的话说给谁听。

小浮生  
安宁专栏

安宁,生于泰山脚下,80后作家,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代表作《蓝颜》、《红颜》、《聊斋五十狐》、《见喜》等。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

## 校草

唐是我们读大学时当之无愧的校草,当年追求他的女生估计有一个加强连。但唐却是从来都不正眼看一下,总是高昂着头,摆一冷酷的姿式,与美女们擦肩而过。

但恰恰是唐这样的淡漠表情,反而惹来更多女生的热烈追捧,到最后,发展到围追堵截,严重影响了唐的日常生活,唐除了尽快找个女友结束单身、贴上名草有主的标签,别无选择。

唐很快找了第一任女友,成了人家的专职“打水工”兼贴身保镖。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是女孩保护了他,让他免遭被众美女围攻的危险。这时的唐,站在人群里,依然是鹤立鸡群般出众。常常一眼看过去,便能毫不费力地将焦点锁定在他的身上。而唐显然也知道自己这样的优势依然夺人眼球,所以在女友面前,从来都不卑躬屈膝,每次吵架都要无理争三分,非要那女朋友哭哭啼啼地求他回心转意不可。这样的好面子,让这场看上去还算郎才女貌的爱情很快便夭折了。

爱情夭折后的唐,继续挺直了腰板在人群里走路,但不管他怎样扮酷,看上去总是少了一点什么,好似一朵摘下来被人百般爱抚过的玫瑰,怎么看都褪了色,不复昔日的新鲜。

所以那时我们大家常常调侃,说男人也与女人一样,有保鲜期,一旦拆封用过,离枯萎的时日便不远了。但唐自己不觉得,依然茂密昌盛地站立在人群中,大有一种发福的将军挺肚巡视的英勇。

始终坚持不“打折”的唐,倒像是商店里的商品或者金融危机前的美元,坚挺风光了好一阵子。他也借此谈了一场又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享尽了那些长相歪瓜裂枣的男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丰美时光。

两年后我们大学毕业,唐便成为BBS、校友录或者开心网上的热门人物,每每闲极无聊,大家总会八卦一阵,说起唐当年让人过目难忘的风流英姿,又用毕业后与他交往的点滴,拼凑出一个变化中的唐。

那时我是唯一一个与唐距离最

近的同学,所以也便成为了唐对外发言人的不二人选。终于抽出空闲,为了不辜负众多同学的期望,打算会一会刚刚当了父亲的唐,将一个全面的唐报道给大家。唐不知来意,很快答应见面,但在具体接头地点上,这位一向干脆利落的帅哥却磨叽起来,一会儿说在地铁口,一会儿说在婴儿用品专卖店,一会儿又说在公司门口。最后还是我一口咬定在婴儿用品专卖店好,一则顺路,二则可以给他的宝贝儿子买点东西。唐犹豫一阵,这才答应下来。

我早早便到了专卖店,等待与唐见面。门口恰好是个公交站牌,来往的行人很多,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车上下来的那些与帅气稍微沾点边的男人,一个一个地检阅,过滤,试图寻找与唐有关的点滴影子。但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所要寻找的仪表堂堂的校草却始终没有出现。我终于不耐烦了,给唐打电话,手机响起的时候,距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个面容晦暗、穿着马虎的男人也同时拿出了手

机,并且对着话筒喊出了我的名字。我吃惊地几步跨过去,对着这个稍稍有些驼背的男人,迟疑地喊出唐的名字。而唐这才抬头,看到我,一边兴奋一边抱怨:我都等美女半个小时了。当我说出我也已经等了半个小时却始终没有寻找到他的影子时,他的眼神一下子有些黯然,说:当年你可是在人群里一眼便能够将我这头号帅哥揪出来的啊。我一耸肩,说:可是,头号帅哥怎么现在看起来有点衰呢?

而接下来唐的表现,更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总是胸有成竹的男人,不知是因为做了父亲变得胆怯,还是因为有了老婆凡事都不敢自作主张,不过是买一个小孩的奶瓶,竟是千般比较万般挑选,又打电话给老婆请示,又跟店主费尽口舌,磨蹭了近半个小时,这才买下一款。

我站在唐的旁边,怎么看都觉得唐变矮了,一路被风吹得略显蓬乱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也遮住了我看往校草正当茂盛时的路途。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 我的“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的漫画《深夜食堂》终于有了中文版,等待数月之后到手,迅速翻了一遍,渴慕之心稍解,原因之一——那样的“深夜食堂”,我也有。

“深夜食堂”藏在深巷,小小一间,目测的结果,不会大于十五平方米。主人是大叔,脸上有刀疤,身世不明,经营方针是:“想吃什么,我就做给你,只要是当天有的食材而我还会做。”之所以以“深夜”为名,是因为它夜里十二点开门,早上七点打烊。那些生活在夜色中的人,每到晚上,纷纷前来投奔,点些米面小菜,喝点清酒。老板始终不动声色,并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的身世情感,但分明也不拒绝和他们发生微微深刻点儿的联系,他善于聆听,有时候也参与,偶然也撮合一两件美

事。他和他的小店,于是成了夜色中的一堆篝火,孤魂野鬼,撑着那点火就来了。

我经历过许多间这样的“深夜食堂”。小时候,我在新疆南部的农场生活过,我们的农场被一条河分为两半,河北边是居住区,只有十几排营房,河南面才是商业区(由一个小卖部、一个供销社、一个邮局、一个饭馆组成),我们就是打瓶酱油,也得经过十几排营房,走过去一座桥,再走上五百米,才能到达小卖部。打酱油却并没成为麻烦事,反而成了小型的节日,因为小卖部里有各种看不厌的商品,从糖果到花布,还可以遇见平日散落在农场各个角落的人们。大家在小卖部里碰头,站在柜台边上聊几句,大方点儿的还会买点花生和烧酒

对“深夜食堂”的主人和客人来说,庸常生活之外的相遇,都是梦境,或长或短,或主或宾。

请大家吃喝,冬天还可以在炉子边烤点土豆玉米。大家都想出种种办法赖着不肯走,也都担心有人会率先告辞。每个人都是撑着火光来的,也都是给火光添燃料的,生怕走一个,火光就弱一点。

需要火光,不是因为新疆的广袤。离开新疆之后,还是时时处处遇到“深夜食堂”,遇到逐光而来的人,朋友开的酒吧、朋友家的客厅、滞留在机场后的自发聚会……我自己曾是“深夜食堂”的主人,也曾经是别的“深夜食堂”的客人,不管是主是客,都赖着不愿意结束那隐约的火光,被一种暖洋洋、毛茸茸的感觉征服。一个人要经过多少堆篝火,才能安眠于沙滩?答案在风中飘。

文艺的世界里,遍地都是这种“深夜食堂”,《伤心咖啡馆之歌》中

的咖啡馆,《新罕布什尔旅馆》中的旅馆,《油煎青番茄》里的咖啡馆,《镜子之家》里那个暗涌不断的沙龙,都是“深夜食堂”的变种,甚至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发生在孤岛、旅馆、山庄的凶案,其实也促成了一个临时的“深夜食堂”,旅人们被恐惧和自证清白的需求驱使着,坐在大厅里谈了又谈,最后,已经很难分清,把他们推搡在一起的,到底是恐惧,还是“在一起”的愿望。

《新罕布什尔旅馆》的主人公认为,在旅馆里,“一辈子都锁死了”,但每天来往的人、每天每夜的意外,终究给了他们美好的回忆,“于是我们继续做梦,在梦里创造人生”。其实,对“深夜食堂”的主人和客人来说,庸常生活之外的相遇,都是梦境,或长或短,或主或宾。